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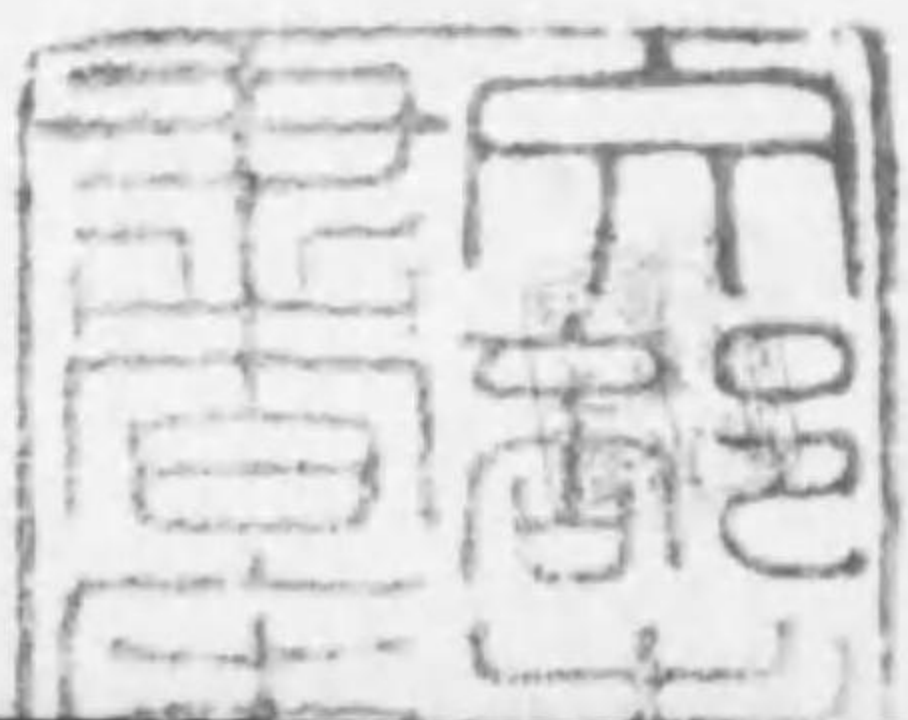
水哉館遺編

官許
通語

懷德堂藏

特 279
192

松田



以	其	有	與	野	通
示	名	所	榮	史	語
人	字	述	辱	氏	序
是	又	作	毀	以	
以	不	皆	譽	幽	
近	肯	不	相	人	
者	苟	表	遺	自	
或	出	著	凡	居	

未能悉其意。遠者或
異而未信。唯其道德
之峻。文章之美。則天
下自有具眼之人焉。
我亦不敢喋々阿所
好。斯篇也。野史氏纂

記自保元至元中二
百六十年間事迹。自
試筆力所至。因繫以
深衷平素所臧否之
蘊。欲使有心於論興
廢治亂者。就彼知此。

以定其向背焉。嗚呼！
唐虞三代之道，宇宙
之間，無不有也。修己
治人者，苟能有取焉，
以廣其鑑省，則野史
氏必欣欣兮，含笑於地。

下矣。若或徒喜奇文
至論，忘求諸己，昂然
搦管，欲效顰以求名
耶，則其於讀斯篇也，
違而非得，野史氏之
心者也。

天保辛卯春

早野正巳序



男良輔書



刻通語序



通語十卷。係吾天樂
翁早季子作。實在于
明和初季矣。當是時
也。正史之可以備參

考者蓋鮮矣。吾聞翁
嘗有謂國史絕筆于
仁初。其後喪亂相接。
冠裳變為介冑。祕府
煨燼。傳紀散佚。右文

之改。殆乎熄。方今幸
遇清泰。運。海內無
事。二百年于今。文教
漸興。諸儒輩出。道德
文章。不負讓於往時。

唯柱下之撰。未之或
聞也。乃寬平以下教
百十年。其興廢治亂
之跡。其夫忠義邪正
之幸。混淆錯亂。一付

諸割里傳誦。而莫之
敢訛也。嘗聞本源義
公撰日本史。林奈酒
撰本朝通鑑。然其書
秘而不傳。雖朝士大

夫。蓋莫得寓目焉云。
况草莽之民乎。今所
傳。僅有栗山氏保建
大記。長井氏本朝通
記而已。然未厭飲人

心。豈不慨嘆乎。是翁
之所以有斯撰也。其
為書。就當時史乘。以
立篇目。因係以語。名
曰通語。蓋倣左氏外

唯柱下。撰。未之。或
聞也。乃寬平。以下。教
百十季。其興。廢。治。亂
之跡。其夫。忠。義。邪。正
之。幸。混。淆。錯。亂。一。付

諸。割。里。傳。誦。而。莫。之
敢。訛。也。嘗。聞。本。源。義
公。撰。日。本。史。林。奈。酒
撰。本。朝。通。鑑。然。其。書
秘。而。不。傳。雖。羽。士。大

夫。蓋莫得寓目焉云。
况草莽之民乎。今所
傳。僅有栗山氏。保建
大記。長井氏。本朝通
記而已。然未厭飲人

心。豈不慨嘆乎。是翁
之所以有斯撰也。其
為書。就當時史乘。以
立篇目。因係以語。名
曰通語。蓋倣左氏外

傳云。其奉上起保元。
下迄南北之間。凡二
百六十年間。治亂興
廢。姦忠邪正之事。迹
居然視諸掌。考核精

覈。脩禘簡明。而褒貶
予奪。深得麟經之旨
矣。嗚呼。材之難取。如
此。而結構乃至于此。
簡之業。可謂勤矣。於

是乎。問里妄謬之說。噤口自熄矣。千載之下。使忠正雪寃。姦邪就誅。其有補于世教。不亦偉乎。宜乎當時。

是書出。而人爭傳誦。今也其傳滋廣。而坊間所行。本魯魚之謬。頗多。或至取人疑。問下。之徒。之聞之。豈

容舍而不顧乎。因相
其校能。以命剞劂。或
曰。爾少著書。不題其
名。益不欲顯于世者。
乃梓而傳之。忘非其

意也。曰。爾不欲顯于
世。而其名則既顯于
天下矣。固無諛于今
之宣揚。新莽也。特在
存是書。其真面目而

已。豈謂銜名乎哉。
 天保十一年十二月
 中洲清水原議



通語第一

保元語

野史氏曰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其相愛也脊
 令在原兄弟急難言其相親也兄弟鬩牆外禦其侮
 言其親愛出於天也君子之道無他能天其天而已
 矣小人則不翅不能天其天又使人不能天其天故
 君子鑒於保元之故有懼焉保元之變始於兄弟相
 奪終於父子相賊則其天安在哉雖然跡亂之所由
 其來漸矣乃實生於適庶無辨則不獨夫人之子為

通言
有罪也。嗚乎禮之不可以廢如斯與。
崇德上皇、鳥羽法皇之長子，初受禪，不相協。美福
寵於法皇，法皇以其所生子擬崇德之子，立爲
皇太子。時生甫三月，越三年受禪，是爲近衛天皇。
實上皇異母弟也。上皇初不欲立之，且無倦勤
意，然不能有違，又當授受之日，法皇命草傳寶制，
稱皇太子爲皇太弟。上皇視之愕然，手書請俟明
日審議，然後行事。法皇弗聽，使者相接于途，薄暮
始成禮，然卒弗改也。由是兩宮益生嫌疑，及帝崩

無子，而上皇之子重仁長，輿誦焉。美福乃謂上
皇挾術蠱帝，故并淡憎重仁，因勸法皇立雅仁，
是爲後白河天皇。實上皇同母弟也。又立其庶
弟守仁爲皇太子。於是上皇怨望特淡，關白忠通
者，太政大臣忠實之子，忠實愛季子左大臣賴長，請
奪關白所帶氏長者內覽，以賴長爲之。是以賴長得
擅事，而關白拱手，忠通訴焉。曰：關白而不內覽，無關
白也。法皇病之，賴長大恚，遂力贊上皇圖復祚。
賴長素以博學達才聞，頗剛復淡文，人呼爲惡左府。

通言
上皇乃委以腹心卒爲其所誑誤云保元元年七月
二日、法皇崩于鳥羽宮、上皇潛徵發諸道兵時
大喪未三日、都下大擾、騎卒奔迸、士女竄匿、帝勅
下野守義朝、安藝守清盛、兵庫頭賴政、陸奧掾義康、
各督軍衛大內、別分兵五關、捕挾兵入京者、是時
上皇居鳥羽宮中、八日、設大齋于鳥羽宮、上皇弗
臨、十日、潛如白河宮、初、法皇慮難、遺誥及武備於
是、勅召武士、一依遺誥、獨清盛以皇子重仁乳母子
也、不在誥目、美福畏其多士也、特矯遺誥召之、又召

義朝之父爲義、以病辭焉、上皇招之、亦不應、上
皇更遣左京大夫孝長、就喻之、爲義曰、賤息義朝、少
長關東、鍊習戰陣、麾下亦選足用、然應勅在內、餘子
唯爲朝可也、請召而仕之、臣老矣、孝長讓之曰、大命
方下、焉得辭於家也、爲義不得已、率其六子賴賢、賴
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隨孝長謁焉、上皇大悅、卽
行封邑、先之以寶劍、爲義知弗得辭、乃與諸子分寶
鎧、矢以死、源氏有寶鎧八、於是人各服一、其一送予
義朝、獨爲朝、軀長大不能服也、白河宮有四門、右馬

助忠正、藏人賴憲、以兵二百守南面東門、爲義與五子、以兵百守南面西門、左衛門尉家弘、以兵百五十守北門、爲朝以手下二十八騎守西門、爲朝年十九、身長七尺、目眦倒裂、左手更長數寸、初年十三、材力超人、強悍不馴、爲父逐奔豐、自號九國總追捕使、發兵寇掠、所向無敵、閱二歲、畧并九國、時人稱爲鎮西八郎、天子屢敕方面討之、皆弗克、是年也、爲義實坐此褫官、爲朝聞而悲之、躬與家丁親信者二十八人、自歸于京、請罪、適與是舉會也、上皇引見詢策、爲

朝對曰、臣在西國、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但碎堅挫銳、莫若夜攻、臣請乘夜襲擊、放火其三面、要之一路、則避火者死於箭、逃箭者焚於火、禁軍雖衆、唯有臣之兄義朝而已矣、然臣一矢可殪、至如清盛等、則臣鐵袖一揮、皆自倒、乘輿必出、臣則一矢加於其夫、奉而來、易如反掌、是臣之射不愆於二發三發、大事旣集矣、辭氣雄烈、聽者壯之、賴長曰、兩帝爭統、宜張堂堂之陣、豈做閭閻私鬪乎、今兵雖寡、南都芳野僧軍、旦日且來會也、何苦夜攻之爲、弗從、爲朝退、謂人曰、措

通譜
紳者知揖讓進退而已。惡子兵機，阿兄有畧，今宵必來。何違竢外援，義朝獻策，請襲白河宮。帝使左右可其奏，且喻竢事竣，賜昇殿。義朝曰：將臨軍，不敢期生。臣請拜賜而死矣。歷階而升。帝大悅，遂命與清盛、賴政等襲白河宮，兵凡七千。牒報，賴長恐為朝不為用，俄奏授藏人，為朝益怒焉。曰：死之，不違。尚何以藏人為身？是鎮西八郎足矣。弗拜。清盛攻西門，伊東五伊東六門焉。為朝抽巨鏃，箭射之，洞五之胸，而樹于六之袖。五即死，六負箭而走。清盛觀之色沮，曰：

我受命不必茲門，馳而違之。其子重盛奮曰：奉詔臨軍，唯敵是求，復何所避？單騎反之。清盛怖甚，且走且喚，令騎擁重盛而去，不得門焉。山田小三郎死于門，馬逸入。義朝軍鏃嵌于鞍，恰如巨鑿。鎌田兵衛取而獻焉。曰：八郎君如鬼神已。義朝曰：渠年少，故以嚇人耳。汝往試之。正清與百騎赴之，射穿為朝之兜。為朝大怒，闢門突出，戟手叱咤，逆正清。正清人馬辟易以逃。為朝追北數百步，顧其騎曰：公老而諸兄屢門且破，捨而還。義朝麾師從之，闕于門，互進迭退，相持不

通鑑
決義朝立馬莊嚴寺門爲朝觀之援弓且射俄擲箭
曰父在于此子在于彼國事未可知已復注鳴鏑顧
其騎曰吾且一發嚇之騎曰得無愆邪爲朝笑曰第
觀吾所爲遂射箭飛成聲鑿兜臍而貫門扇義朝大
愕乃呼曰汝唯未精爾爲朝應曰以兄弟故也即獲
命免額鎧心何所不可乃復注漢巢七郎躍馬蔽義
朝應弦而斃初爲朝所發莫不中中莫不死乃自喜
不輒射其騎二十八人驍勇善鬪無不一當百於是
義朝之軍死傷尤衆爲義忠正等亦殊死防戰禁軍

皆不能破之義朝令放火晨風方烈焰烟覆宮師敗
績藏人信實累騎掖上皇與諸將出走少將成隆
掖賴長而騎賴長中箭而墜輿入嵯峨上皇至如
意山憊甚不能復走乃麾諸將去諸將固請以死終
始上皇曰朕且降汝等其勿爲朕累諸將不得已
揮淚而散獨家弘及子光弘前後扶持日暝二人逸
負而下索筍輿民家昇入知足院上皇祝髮遂如
仁和寺二人者乃辭去忠實聞事敗奔南都發兵自
守僧忠信忠通之子也居興福寺忠實遷怒攻忠信

忠信奔京，十一日，賞功，遷清盛播磨守。義朝左馬權頭，義康藏人，其餘有差。義朝訴焉，曰：「滅至親，割骨肉，臣唯以死徇國，則臣之勳焉與他人比？且臣向爲左馬助，尚何以權爲？」廷議不得已，拜真。十二日，賴長如南都，傷重，在途殆死。忠實又弗肯納，賴長聞之，自噬舌而死。事平之後，亂黨四散，竄匿，索之弗獲。前少納言信西、陽預畫其流貶處所，示于朝。亂黨聞之，以爲「免死」，爭出降。爲義匿民間，將欲奔關東。罹病，弗果。道路又梗，從者散亡，乃髡髮與諸子訣。因義朝請降，爲

朝固諫，弗聽。忠正在淨土谷，聞爲義出，亦率四子因清盛降。十九日，捕誅家弘及其子安弘、賴弘、光弘、度弘。是日，命清盛誅忠正及其子長盛、忠綱、正綱、通正。忠正者，清盛之叔父，素不相善，故清盛弗辭。且以搖義朝也。旣又勅義朝誅爲義，義朝辭焉。帝不懌，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清盛旣誅忠正，義朝惡辭，義朝懼謀於正清。正清勸奉命，乃使正清誘爲義賊之。又遣兵捕弟賴賢等，并嬰孩皆殺之。唯爲朝弗獲。是日所誅，凡七十餘人。初自弘仁中誅藤原仲成之後，刑不

上大夫蓋數百年，廷議以爲刑措久，且不宜行之諒
闇，信西曰：凡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政，今非悉誅
夷禍弗息，故率無所宥云。廿三日，帝遷上皇于
讚岐，左京大夫孝長，中將雅成，式部大輔盛憲，及家
弘之父正弘，賴長之子兼長，師長隆長，長範長，皆坐流。
忠實亦當流。忠通曰：孰有父流而子關白者乎？吾復
何面目立朝？乃止。詔購爲朝以重賞，爲朝匿輪田山
中。江在江因疾浴民家，爲所告，縣官發甲攻之，爲朝方
裸浴，扶柱以殺人，卒被縛，朝廷斬其勇力，特減死，挑

臂筋流于大嶋。屬伊豆既而筋力不減，矢更加長，乃宣
言：天子賜我大嶋，悉奪其租賦，又畧其傍地，并六嶋
有之。至嘉應二年，伊豆守茂光請討之，軍至，爲朝邀
射沈其戰艦，還舍自殺。

野史氏曰：甚矣哉！義朝之不仁也。自賊其父，涕隕而
已。陳珍諸弟，恬不知恤，汲汲若不及然。彼其心以爲
不若是，弗足以保富貴。嗚乎！人生之樂，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至矣。天下莫以易之，彼將以富貴足易之邪？
弗思之甚。若義朝夫人得而誅之，奚堂堂廟廊而無

通鑑
大貳清盛以信西之姻官階威權皆出其右義朝居
常怏怏信賴因與交驩其舅檢非別當惟友及大納
言經宗中將成親皆通謀然憚清盛不敢發會清盛
如熊野乃叛平治元年十二月九日信賴率甲夜半
圍三條宮幽上皇于御書局放火燒宮殺傷狼籍
遂入大內幽帝于黑戶信賴自稱相將其黨皆授
官階義朝之子義平獨弗受曰清盛尚在聞變且來
義平請以偏師擊其歸路悉梟平氏然後拜賜信賴
不能用也信西宵奔南都方踰信樂山仰占星變自

知不免乃生埋于土中追騎索出斬首清盛聞變欲
還病無甲筑後守家貞喚其從者啓擔獻甲五十領
弓矢稱之於是一行五十人擐甲睥睨清盛大歎賞
焉既而聞賊塞路怖欲西奔重盛固諫乃還賊亦不
爲阻已還六波羅清盛益發甲自守相持經日信賴
大會百官宣言不會者死左衛門督光賴者惟方之
兄疾逆初不出是日也往救從者曰卽有不測亟以
吾首免勿辱賊手入覩信賴在上席笑曰今日之班
何異常也徑突坐信賴右信賴畏伏不敢忤視光賴

端笏厲聲曰聞今日之會議不參者有罪抑所議者何事四座屏息久之無荅者乃出喚惟方讓以大義因勗以謹保護二聖廿六日惟方經宗宵奉帝走六波羅門衛方嚴帝蒙衣與皇后乘紿門者曰宮人之外行且惟方在焉門者舉火燭車中以為婦人也捨之重盛率兵奉迎于途即以六波羅擬行宮於是文武庶司莫不來赴軍勢大振是夜上皇亦微服出自毀垣雪方淡單騎馳入仁和寺廿七日清盛使其子左衛門佐重盛弟參河守賴盛淡路守教盛

各將千騎以討賊初信賴岸然自大盛氣馭下以義朝等桀驁皆被驅使乃以為足以濟大事及聞官軍呼譟聲乍氣索色廢股栗不能下階左右扶掖上馬方跨而墜既而向待賢門重盛以五百騎門焉號而挑之信賴不及應回馬而退唯言兵善拒之兵莫為鬪重盛排門從信賴義朝望之忿曰賢子既敗事矣惡源太安在胡不徂攘敵義平應聲與正清等十六騎大叫赴之官軍勢沮義平號曰殺敵寧殺將緋甲而黃馬者將也騎皆物色迫重盛重盛逃之繞樹三

匪引而出，更騎復入。義平曰：騎皆新將，仍故短兵疾擊，又敗之。追北數百步，重盛急與其軍失，獨與兩騎走。義平正清躡之，正清射重盛，一矢中肩，一矢中脊，甲堅皆不入，射馬，馬仆，及焉。其騎留而死之，重盛取其馬，馳入其軍，賴盛與義朝戰于郁芳門，見重盛走，亦退。賊悉衆追之，教盛一軍乃代入大內，鎖門堅守，賊追而不及，還又不得入，遂進攻六波羅，於是其黨兵庫頭賴政、出雲守光泰、伊賀守光基皆以衆降，賊益沮。門又堅，不能破焉。義平怒，選騎急攻，卒奪門而

前矢及內戶，清盛方踞戶內，麾師觀之，怒而起，黑甲鐵馬，躬先士卒，士卒死戰，又出生騎，更戰迭休，賊軍無代，人馬疲羸，竟敗走，軍殲矣。義朝與私屬二十人北走至小原，西塔惡僧數百塞路，齋藤實盛放髮被面，給之曰：源左馬旣敗死，吾輩脇從者，將歸鄉里也，請獻資祈生，但公衆吾寡，不能徧也，請自擲之。公等幸共取之，乃擲其兜衆中，衆爭兜相踏，於是義朝三十騎並鑣馳之，蹂躪而過，信賴初爲重盛所窘，怖不復出，及義朝追賴盛，亦不能獨留，半途而遁，至是與

通譜
義朝相遇于八瀨，號義朝請與偕走，義朝怒曰：「咄！豎子起大事，不能臨陣，隕躬敗人，爾何面目視人乎！扶之以鞭，棄而去。信賴不能答，時從者尚數十人，觀之皆散，獨其乳母子助吉，左右扶持，見其餒，汲泉進糗，咽梗不下，請所之，曰：「仁和寺，乃還。夜過蓮臺野，遭僧送葬，為所嚇，信賴怖，下馬釋甲，弓劍衣帶皆推予焉。合掌祈生，襯衣入仁和寺，見上皇，涕泣乞哀。上皇乃手書為帝言之，帝弗報。上皇復使人固請焉，未反，敎盛率兵圍仁和寺，捕信賴及中納言師

仲、中將成親等五十餘人，以去。明日，誅信賴，臨刑號呼曰：「重盛仁厚人，胡不活我，輒轉悲泣，不受刃，行刑者騎背斫頸云：「義朝至龍華，復為繼徒所要，擊走之。叔父義隆中箭而死，次子朝長傷膝，行至堅田，風波不得濟，轉趨勢田，乃悉散從者，與三子及式部大輔重成、平賀四郎義宣、鎌田正清、豎金王兼行東走。三子賴朝年十三，馬上睡而後，有禦之者，初醒立斫二人，馳及于篠原。江近雪溪馬不前，乃棄甲步走，賴朝足弱，竟後矣。義朝至青基。在美濃遣義平入飛彈，朝長

通語
入信濃各處募兵朝長創發半途而還義朝手刃之
土人數百圍館索義朝重成偽爲義朝策馬而走衆
從之重成射殺十餘人自剝面皮屠腹而死衆以爲
信義朝乃出走又遣義宣別募兵躬與正清金玉趨
野間內海張在尾投長田莊司忠致家忠致者正清妻
父也其子景致勸誅義朝永曆元年正月三日忠致
匿力士進浴金玉執刀侍浴不得發浴訖金玉出取
浴衣力士卽出刺義朝殺之金玉駭反之立斬三人
更鬪索忠致不得入竊馬而逃正清方與忠致飲酒

聞之驚起行酒者拔刀擊正清正清奪刀反刺景致
從後擊斬正清首義朝死年三十八與正清同年正
清其乳母子也正清之妻聞之往哭其屍遂伏其刀
而死卽日送二人首于京師命梟于獄義平之徇於
飛彈也應者如雲聞義朝死皆散乃潛入京變名姓
爲人奴日擔揭出入六波羅以覘清盛發覺伏誅二
月賴盛之隸士宗清獲賴朝于青墓以獻命拘于宗
清家宗清憫其年少善遇之賴盛之母池尼嘗問及
賴朝事宗清答以酷肖家盛家盛尼之少子先亾者

尼聽而惻然，既而賴朝坐當斬，因宗清求哀於尼。尼素慈仁，佞佛聞之，悲不自禁，令重盛乞宥于清盛。清盛弗聽，尼恚不食，重盛乃復與賴盛俱固請焉。清盛不得已，為減死流于兒嶋。在伊豆賴朝之異母弟三人，其母曰常磐，事敗之日，攜三子而匿，索之弗獲，乃收繫常磐之母。常磐乃因皇后平氏，清盛妻妹以見清盛，求解。常磐有殊色，清盛遂取之，赦其三子，皆為佛弟子。其季牛若，實為九郎義經。是時，經宗惟方恃功驕恣，不為上皇所喜，乃贊帝親政，以搖上皇。上皇

震怒，命清盛討之。清盛發甲圍其第，縛二人，竝流于遠裔。然而平氏威福日熾。

野史氏曰：昔者彌子瑕之寵於衛君也，矯君駕而無罪，翻以為賢，獻餘桃而弗怒，以為愛已。及其愛弛也，之二者皆為戮資。是其理然也。余獨惑於平治之故，嗚乎！上皇之溺於信賴，不亦甚乎！然因此致邦家之疚而弗悟，猶可也。夫以萬乘之尊，窘於豎子之手，饑渴且不免，屢乎遁出，匹馬踏霜雪，以脫虎口，其屈辱辛苦無比。雖欲不悔焉而怒弗得，及六軍奏凱，鼎

通詩
肉在俎則信賴之腹背身首寸鬻之猶不足甘心
上皇乃爲之折簡飛節戀戀希其免死何溺之至于
此也是特不可曉者非邪當時聽者蓋莫不瞋目作
氣然而平氏者能聲罪正法而軍民歸心欲威權不
下移而得乎或曰世人稱忠致源氏世臣而弑其君
義朝夫忠致世任王官司王邑大江匡房歷舉一
條帝得人平致賴列源賴光之上賴光者義朝之先
而忠致乃致賴之胄也世系位祿蓋未必在義朝之
下我聞其爲邦誅賊未聞弑君也野史氏曰不亦善

乎其言之也然自王室之陵夷也外官兵職勢附利
趨莫不私相黨比推戴但未君臣之名耳所以保
元之政禁兵士屬源平氏也當是之時義朝爲左馬
貴矣忠致爲莊司與正清交姻正清隸也莊司非官
則安知其不私相黨比推戴也乃引致賴賴光之藉
以徵忠致不爲義朝之下則過矣

通言
之不可以廢也。嗟是我邦禮文卓然度越於外國者，余於是乎未嘗弗蹶然嘆焉。抑霸之興也，王政固爲之歐矣。然要其歸，平氏者其罪之魁也。

平清盛者，桓武帝第五子葛原親王九世孫也。王之孫高望始賜姓入仕籍，高望之孫貞盛以誅叛人將門功爲鎮守將軍，其後竝受任郡國，皆不顯，而其家于伊勢者爲伊勢平氏。清盛系實出自伊勢，父忠盛事鳥羽上皇有寵，嘗爲備前守。長承元年，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勞遷但馬守，任刑部卿，賜昇殿，以

其門望之微也，搢紳多愧與之伍者。謀乘宴刺之，語頗泄，及期，忠盛佩刀而入，亟拔刀，閤中爲刺擊狀，衆畏未發，適有人衷甲入庭中，衛士呵之，乃忠盛之親兵也。辭曰：陪臣家貞聞主之難，故犯禁，敢入，臣不避死矣，不肖出，於是衆謀破，已宴闌。上皇命忠盛起舞，衆乃爲轉聲曰：伊勢瓶子是酢瓶，瓶子讀作平氏，酢瓶諺音混眇，調忠盛之目眇也。歌數闋，忠盛不懌，訖付刀於主殿而出。明日，諸卿劾奏，忠盛挾刀入禁闈，介士自隨，罪當大不敬。上皇駭召而問焉，忠盛

酢或作素

曰家隸慮變而從是非臣之所得知但刀在主殿司請驗之命取刀視之抹銀木刀上皇感歎久之竝勿問忠盛以仁平元年卒清盛初爲安藝守保元之變以功遷播磨守三年轉太宰大貳平治之難又以功除參議累遷大納言寵遇太渥頗恃功多不法永萬元年七月叡山僧以私憾攻燒園城寺京師訛言上皇後白河徵兵討平氏諸平授甲保于六波羅上皇懼焉爲幸于六波羅以解之清盛猶不自安稱病不謁比駕還獨子重盛參蹕仁安元年十月立皇子

憲仁爲皇太子上皇第三子也時六條帝甫三歲而太子六歲且於帝爲叔父紊乎倫理振古所未曾有太子之母平氏清盛妻妹也故得立云十一月清盛遷內大臣二年超遷太政大臣陞從一位給兵杖輦入宮門三年皇太子受禪是爲高倉天皇尊帝爲太上天皇年甫五歲童而稱太上亦是爲始清盛祝髮自號淨海性暴忍旣得志威福與奪無復忌憚子弟鵠班十有六人以至國郡凡百餘封牧之地居天下之半亦自知不爲輿論所容乃選童子

三百衣之絳衣、日夜巡行、以察誹謗者、屠戮隨之、於是道路以目、車馬遭之避回、禁門莫敢誰何、重盛之次子資盛、嘗田歸、遇攝政基房于途、爲衛士所呵、不下、驅突其隊、衛士牽資盛墮馬下、并其從騎、皆捶擊焉、清盛聞之、大怒、潛募凶命三百、令要基房于途、夾擊之、從者四走、追搏皆斷其髻、遂毀車、斷鞅、罵呼而散、重盛聞之大懼、放資盛于勢、承安二年、清盛立其女爲皇后、治承元年正月、左近衛大將闕、大納言實定成親、皆營求之、旣而重盛自右遷左、其弟宗盛以

中納言超代重盛爲右大將、於是二人皆不能平、實定謝官家食、成親欲作亂、密結黨繕兵甲、亟與其黨會議于鹿谷、鹿谷僧俊寬之山莊也、一夜、法皇後

河亦微行幸鹿谷、坐有諫焉者、成親艱然起、袂覆瓶

子倒之、法皇異而問焉、成親曰、平氏斃矣、法皇

歡甚、顧左右進優、平康賴趨進曰、嘻、平氏之夥、其斃也善哉、俊寬曰、平氏之斃、當奈之何、西光曰、平氏之斃乎、無若取首、遂取瓶首而退、聽者以爲妖、會叡山拒命、法皇命成親等討之、謀且格、其黨多田藏人

懼事泄禍及也。宵適淨海氏以告諸平屬。甲馳聚者七千。清盛使人請於法皇曰：成親等謀作亂，將捕而論焉。君豈得不知與？將命者失色趨入。久之，因有所答。使者還報，於是分部捕其黨，別差人以好辭召成親。至，甲士起門內，拘之一室。西光反接在庭，清盛履踢其面，罵曰：豎子恩遇過分，咄何無厭！西光神色不挫，笑曰：汝非平忠盛之子邪？汝又昇殿，搢紳羞伍，而汝污台鼎，非過分而何？清盛不能答，令曰：勿輒殺，苦楚備極，已服狀具，先裂其口，然後斬首，并斬其三

子。初，重盛取成親之妹，生子維盛。維盛又取成親之女，而成親之子成經，取清盛弟賴盛之女。平治之難，成親黨逆，罪當死，賴盛、重盛固請得宥。至是，復畔之，故時人薄其爲人也。成親素懦，旣拘，俯伏號泣而已。清盛入數之曰：平治汝罪當死，以內府之故。重盛時爲內大臣，願骨再續，今復忘恩敗義，曾禽獸之不若。狀旣明白，我但欲面聽於汝。已，成親猶謝弗知。清盛愈怒，命取西光白狀，反讀三過，擲其面，喚武士拷治，辭焉。清盛勃然曰：汝等獨畏於內府邪？武士懼罪，拽成親什

通語
庭清盛曰拉而叫之武士就耳曰第發聲叫三聲乃止最後重盛至朝服與維盛乘從者如常儀衆駭異之有人前曰有大事盍介重盛叱曰是私事耳何言大事因訪成親所在牖上約柵者是也仰視重盛泣求哀重盛乃見於清盛固請焉乃許減死出救將士曰公多暴怒而每悔縱有命勿輒加害也乃還其策清盛怒復發躬擐甲擁刀告於衆曰保元之變平氏從亂者過半我挺身徇國大難以定是大功一平治信賴義朝擁乘輿作亂于宮中我百口倡義甘死苦

戰以存社稷是大功二其餘爲國效死致力不可勝數人臣有一於此將十世宥死法皇乃信小人之言欲當我躬族之何也雖以天之靈姦回就縛也異日設令發誥四方有以啓天下之心殆不可復制矣但遷法皇于別宮不則請于此耳我決不能事法皇矣有人走赴重盛曰事既云云重盛曰納言急邪曰否相國御甲士皆騎將有事于法住寺法皇之宮重盛駭驅而至則賴盛宗盛以下色甲成列旗動而譁重盛從容攝衣下車清盛望見有慚色遽被衣自掩

襟吐而甲露輒以手護襟重盛詣前未有所陳清盛
卒然曰成親鼠輩固不足患但姦謀有源不可不清
今欲權請法皇于此於汝奈何重盛聞之潛然泣
下不能答清盛瞿然曰何說少之重盛嘆曰嗚呼天
邪命邪事已去矣夫民有三尊曰天曰父曰君父生
之天育之君榮之三者唯君爲重民皆然况貴極於
人臣富有天下之半者乎天道福善而禍淫今乃棄
義滅忠其孰祐之吾家世忠義撥亂靖難一時靡比
然恃恩矜功傍若無人人怨鬼怒殆天誅所不容

法皇所欲爲不亦宜乎今賴祖先之靈成親等就擒
則復何所慮宜遜讓待罪廷議或不棄舊勲幸免於
戮乎乃忠誠以承上仁惠以撫下則赫怒何患不回
多福何患不終相國貴極富溢何求不得何欲不成
祇當爲子孫謀耳語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
家必有余殃可弗戒哉重盛聞之君臣義合大義滅
親若必馬首內向重盛浴恩之淡不得不奔命禁衛
則多年招撫之兵輕死重義之士弗少也將以效死
則事有未可逆知者哀哉爲臣從君不能於孝爲子

從父不能於忠、忠孝不可兼完。進退維谷，完之唯一死而已矣。請亟命斬重盛之頸，然後從事。是特一力士之任耳。因歔歔復泣數行。在座者皆泣。清盛亦慄然曰：「事何至于此！」但慮譖人生事爾。重盛厲聲曰：「縱令事生，君而可犯乎？」因出謂將士曰：「欲從而北者，族吾首之；隕焉，既還，使周走呼曰：『爲重盛者，甲而來，須臾聚者萬餘。』」在清盛許者聞之，亦皆弗告往。清盛惘然不知所爲，銳氣亦爲之消沮。釋甲荷袈裟，持念珠，稱佛而已。重盛出勞將士，謝罷之。於是流成親于

兒嶋，成經康賴俊寬于鬼界嶋。其餘有差，又移成親于有木，命守者殺之。後成經康賴遭赦召還，獨俊寬死于嶋中。大納言實定既不得志，欲自托縊流，或謂之曰：「君盍禱于嚴嶋嶋神平氏所奉平氏之外，未嘗有顯者踵焉。女巫數十人，皆善歌舞，必異而問焉，乃具語之故，還焉，必泛舟送行，乃就攜可者歸京，厚賜而遣之，必謁相國道之，則大將可得也。」從之。清盛憫其意，令重盛辭焉，而以實定爲左大將。二年十一月，皇子言仁生，平氏之出也。十二月，立爲皇太子。三年

夏重盛禱于熊野、還涉巖田川、子弟皆衷縞表羅、俱戲於水、水灌於衣、黻然類喪服、從者見而惡之、請更之、重盛弗許、有喜色、反人賽于熊野、歸而疾、卻醫不見、八月朔卒、性仁厚沈澁、敏而愛衆、以清盛之光暴亦畏而愛之、其橫逆爲止者數矣、宮闈倚賴焉、及卒、上下惴惴、若無所歸、然頗好奉佛、嘗造精舍于東山、四十八楹、楹懸燈籠、每望夜、裝飾女子數百、坐燈下、唱佛、以資其福、故時人稱重盛爲燈籠大臣、又豫料宗祀不延、多齎黃金、寄宋育王山、以爲醮祭地、以是

得識者之誚云、十一月、清盛在福原、

清盛之別業、在攝津、積怒

復發、率兵入京、

法皇大駭、使人讓焉、自旦至昏、不

得見、屬辭而去、清盛乃令喚反、出而見之、曰、汝善聽

我言、保元以來、國家多故、其際我唯掌領而已、獨內

府粉骨齧身、以置社稷於泰山之安、臨機盡忠、庶政

以又、忠良舊勳、若內府、豈易得也哉、夫宰輔死、廢朝

徹縣、漢土之禮也、大臣沒、停幸廢宴、我邦之故也、今

內府死、輒有八幡之幸、宴樂隨焉、則國家禮貌、大臣

謂之何、縱使棄內府之勳、寧不顧老夫之哀乎、是一、

初內府領越前曰子子孫孫毋變也今內府屍未寒國卽除內府何辜是二中納言之闕我以基通固請焉而不見收是三日者近臣姦謀其源有在焉是四我年且七十朝不謀夕猶且欲殺之惡庶幾於永世也老而喪子譬諸槁木無枝我老矣斃而後止焉已矣乃遣宗盛率兵圍法住寺幽法皇于鳥羽離宮流關白基房太政大臣師長褫官凡四十三人以中將基通爲關白清盛之女婿也年才二十初清盛常以此爲心然以重盛故紓至今日宗盛移法皇以

車一乘法皇命護駕宗盛不奉命既至不得食三日於是人愈益思重盛也四年二月皇太子受禪是爲安徳天皇清盛及夫人平氏竝准三宮伊豆守仲綱有善馬宗盛求之弗獻復之使者相望于途其父三位賴政懼禍強令獻焉宗盛謂其羞也乃烙印馬額以仲綱二字綱人廣坐輒牽出之曰鞍於仲綱曰撻於仲綱曰跨於仲綱以爲戲笑仲綱聞而怒焉賴政曰吾老矣爲汝死焉親王以仁者高倉上皇之兄也悲法皇嘗辱疾平氏猖獗居常怏怏賴政

注
乃日夜誘王叛，王猶豫未決。適有相王者，曰：「貴不可言，王意決矣。」與賴政謀，遣源行家齎令旨，徧徵天下兵，喻以誅平氏。諸道源氏、賴朝、義仲等皆奉命。既事覺，五月十五日，清盛發甲攻以仁，以仁女裝宵奔園城寺。長谷部信連見寶篋于牀，追而獻焉。以仁喜，欲與偕，辭曰：「王宮不容無死士，還俟兵至，所殺數十人，刀折獲焉。」明日，賴政率其屬會以仁于園城寺，渡邊競、源氏驍騎也，佯降平氏，請借良馬為先登。宗盛大喜，資其所愛馬，畱競未遣。夜半競舍火起，宗盛覓競，

則已行，急發兵追之。兵咸曰：「競勇力善射，先者死，無有進者。」頃之所資競馬，反厩相蹄，嚙視之，斷其鬣尾，印為宗盛法師報之也。宗盛大怒，騰踊不能自禁。競抵園城寺，具語之故。仲綱聞之，其喜可知矣。廿三日，賴政以以仁奔南都。比過兔道川，以仁墮馬者六，乃入平等院，斫橋自固。知盛宗盛帥師追以仁，前軍爭橋，橋唯桁存，相壓而溺數百。兵又拒於橋，不能奪焉。裨將忠清曰：「橋斷水高，涉必喪師，不若引軍從上游，旋出其背，足利忠綱年十七，奮曰：「敵之所阻，一水而

已捨此何之、麾其兵而涉、令曰、下羸上駿、淺於馳、淡於游、授稍援溺、勿仰視、勿挽弓、殺水勿逆、遂涉、三百不損一人、大軍皆濟、賴政被創自殺、仲綱競皆戰死、以仁出走、中箭死於光明山、是日也、南都僧軍實來迎、弗及而還、清盛又遣知盛攻園城寺、滅之、以其納以仁也、六月、清盛逼遷都福原、先是以宗盛之請、出法皇釋其防、至是未數月、以以仁之故、復嚴其守、板屋三間、人呼曰牢御所、八月、流人源賴朝舉兵于伊豆、聲言討平氏、於是諸道源氏及其故舊嫻屬、多以

兵應之、九月、源義仲舉兵于信濃、義仲者、賴朝之從弟、父曰帶刀先生義賢、久壽中、以私憾與從子義平鬪、敗死、義仲方在緦縲、越人齋藤實盛憫之、抱入信濃、屬岐蘇忠太、既長、勇力絕人、善用兵、所向無敵、北國畏服、清盛使維盛帥師東擊賴朝、十月、師次于不二川、賴朝以師邀之、維盛欲進師曠場決戰、忠清曰、今師雖衆、大率烏合、加之人馬疲勞、未可以戰、且也、豆駿以外、未有一人應募奔命、則東方不爲源氏者、幾希、不知其兵幾萬億、不如阻水自守、徐爲圖也、維

盛不憚問於齋藤實盛曰東國弓手如子者得幾箇
實盛笑曰將軍豈以實盛爲良選邪實盛僅能十三
扶而已東國名長箭皆不下於十五扶其弓六人擔
蹶而後張遠者洞胸近者串騎又長於騎熟慣險阻
上下山阪猶平地其心知進不知退父子兄弟相踰
于屍曾不識生之勝於死吾恐其繞山趾而掩吾後
也忠清獲生口訊源軍之數荅曰鄙人不識於百十
之外但見七八日程水陸莫不介冑耳三軍益悽莫
有鬪志一夜水鳥群飛師驚而潰維盛還京十二月

知盛率師擊近江叛者清盛奉帝復歸于平安時

第宅荒廢公卿以下寓于寺祠廡廡而居清盛又遣

重衡宗盛之弟攻南都諸寺滅之以其迎以仁也殺焚死

四十餘養和元年正月高倉上皇崩于六波羅

帝天資仁厚初幼在位命栽楓樹于庭一夜紅葉墜

庭除爛然掃奴夙掃蘊并伐樹枝煬且溫酒帝尋

詣焉有司請罪帝欣然吟林間溫酒燒紅葉句無

所問嘗夜聽女啼聲哀走人訊之則曰掠主之服於

途主無是服不能宦也是以啼帝爲垂涕曰是朕

之不德也、命擬其色丈、賜而遣之、皇后平氏無寵、清
盛病之、欲除驛人小督、小督懼、遁匿嵯峨、帝思而
弗措、後復密召真于宮中、清盛大怒、捕小督、斃而逐
之、帝於是日夕鬱快、竟以成病云、壽才二十有一、
人哀其遭時多難、功德不顯也、二月、清盛卒、年六十
四、是時、四國九國、多舉兵、應源氏者、遣筑後守貞能
擊之、三月、復南都諸寺、知盛帥師、東擊賴朝、敗其將
行家于洲股川、在尾張獲義圓、賴朝之弟追又敗之、矢矧川、
在河知盛稱病、旋師、七月、大赦、治承流人、基房師長

等皆還、

野史氏曰、世之論以仁者稱、以仁首唱、義誅亂、雖事
弗就、實感發天下義氣、卒除平氏、其義大足稱、吁謬
哉、夫、高倉帝之與以仁、皆、六條帝之叔父、當
六條帝之世、高倉帝固不立、立者、其立也、平氏爲
之、高倉帝不立、立則以仁亦不立、立矣、以仁於
高倉帝、兄也、於、安德帝、伯父也、亦皆無可立之機、
抑賴政之舉事、爲其子報怨也、又作危言中於以仁、
曰、王宜立者、嗟、賴政其一亂臣哉、以仁乃以爲然邪、

是求為帝也、非誅亂則以仁亦一賊臣耳、夫以亂賊
臣子、雖舉天下被其澤、仁者且不食其粟矣、以仁之
戮、雖出於平氏之手、而亦天誅所不容、但其以誅亂
為聲、宜乎後人之迷於茲也、故君子必探其源、而誅
其心、

通語第四

平語下

壽永元年秋、以城長茂為越後守、發兵擊義仲、義仲
邀戰、大敗之、二年春、殺流人源義希于土佐、賴朝之
弟也、四月、維盛帥師、北擊義仲、攻拔燧城、在越前轉戰
皆捷、五月、至篠原、在加賀分為二軍、維盛以步騎七萬
出于砥浪山、忠度清盛之弟以三萬出于鹽山、義仲分行
家兵一萬、當忠度、張疑軍、設三覆、以其軍逆維盛、別
遣奇兵、潛繞山腹、出平軍後、平軍覩疑軍、懼其夾擊

通誌
也下巔而陳謂左右險隘敵不能踰也出射手相挑
日暮奇兵揚白旗起其後三覆齊發其右義仲親率
精騎鼓譟薄其前淡谷當其左曰俱利迦羅平軍土
崩赴谷死者七萬谷爲之平維盛僅以身脫義仲選
輕騎遂赴鹽山軍遭行家敗退乃直馳平軍平軍驚
走追敗之斬其將知度宗盛又大敗之篠原手塚太
郎光盛獲甲首以獻曰錦袍獨軍老健善鬪問名不
告聲東音也義仲曰無乃實盛乎實盛年高鬚鬢何
得黑槌口二郎其故也召而視之泣曰嗟真也實盛

嘗爲兼光言白頭臨陣不宜與少壯較卽後焉斥爲
老怯不若深鬚鬢而鬪也果然卽起濯首鬚鬢忽變
白在座者皆爲垂淚軍令非將帥弗聽服錦袍實盛
臨發請曰臣越產也今師向越是臣之死所也古語
不言乎衣錦歸故鄉臣衣錦而斃死且不朽臣老矣
必不復宗盛惻然特出赤錦袍賚之至是果衣錦而
死義仲遂帥師南上七月次于叡山法皇幸其師
宗盛怖欲出奔知盛怒固請死守宗盛不可遂率其
族劫安德帝西奔廿八日義仲入京皇子尊成第卽

通言

位是爲。後鳥羽天皇八月以義仲爲左馬頭征夷將軍兼伊豫守賜號朝日將軍行家爲備前守並賜甲第。義仲長大哲美然少長鄙僻不習儀容話言尤陋及錫命束帶乘車入謝牛逸倒車中揚手濫呼牛豎謬聽策牛牛愈奔愈不能起及闕牛豎赦下自前義仲固執竟自後下其鄙野率此之類九月宗盛至太宰府緒方三郎維義抗兵擊之不克宗盛怖奔八嶋在讚岐因分兵畧傍地於是山陽南海諸國屬焉義仲遣軍擊之平軍及戰大破之斬其將義清行廣義

仲乃躬將兵西下既而聞行家有異謀旋師行家出奔欲以戰功自贖攻知盛于室山在播磨大敗與數十騎奔河內義仲既還縱士卒大掠至奪衣食于途法皇使壹岐掾朝康讓之朝康善擊鼓人呼爲鼓判官義仲輒罵曰鼓判官汝欲被擊邪朝康走還曰岐蘇欲反法皇震怒發甲討義仲今井四郎勸義仲降義仲怒曰吾自起兵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敗北寧死不能降矣下令曰今日我死矣士其善鬪勿爲賴朝笑於是兵遁者六萬留者七千分爲七軍圍法住

寺、王師二萬鎖門防守、朝康爲行軍事、兼平發火箭、燒宮、朝康先遁、師隨之、王師扼七條路者、有令曰、賊遁者殲、於是貯石於屋而竦、於是王師乃多死於此、天台座主明雲、親王圓慶、及越前守信行、近江守爲清、伯耆守光綱、主水正親氏、皆死、亂兵飛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實十月十九日也、義仲旣捷、謂諸將曰、我爲太上邪、禿顛可醜、我爲天皇邪、卬角可羞、我且爲關白爾、書記覺明曰、關白非藤氏不可、義仲乃自稱院、厩別當、禰公卿殿上五

十餘人官、尋復之、又取前關白基房之女爲妻、妻弟師家年十二、以爲攝政、義仲懼賴朝來討也、使人召諸平、諸平弗肯、元曆元年正月、賴朝使其弟範賴、義經帥師討義仲、廿日、範賴軍于瀨田、義經軍于兔道、秩父重忠以其軍先登、涉兔道川、初、賴朝有駿馬、曰池月、梶原景季臨發、固請焉、賴朝曰、吾之乘也、賜之磨墨、磨墨亦逸足也、及佐佐木高綱入辭、賜之池月、曰、請焉者衆、我特以賚汝、高綱拜曰、師之涉兔道川、請以是馬爲第一、君聞高綱而未死、卽不食言也、至

是二人離軍先涉，景季先高綱數十步，高綱給之曰：水急而浚，子之纜寬。景季捨轡約纜，高綱乃踰而赴水。景季知見賣，亦呼曰：水中有索。高綱拔刀且斫水，絕流而前，上岸大呼，是爲先登第一。景季隨之，是爲第二。重忠軍繼之，師悉濟，守兵潰。義經以麾下聞道謁。法皇遂衛宮。是時，義仲仍在寵姬家，無意守戰。越後忠太以諫不聽，怒自屠死。義仲乃出其騎不盈百，將劫。法皇出奔，不得入宮，遂馳于洛上軍。其騎皆死，義仲與七騎東走，就兼平。兼平亦敗於瀬田，率

五十騎，反索義仲，與相遭于大津。於是揭旗收敗軍，獲三百騎。義仲喜曰：可以一戰矣。以馳一條二郎軍，而出其後。騎能屬者五十耳。轉戰而東，騎亦復皆死。有美人名巴，勇力善戰，常從爲將。至是，獨與兼平、光盛從，出沒死戰。所向披靡。義仲麾巴固令行，巴乃單騎入敵，馬上截驍將御田八郎，而後釋甲拜辭去。光盛又戰歿。兼平指栗津之樹，告曰：君往焉。徐自爲圖。兼平能爲君格敵。義仲不可，曰：吾之所不敢死者，念與汝同死而已。駢馬且復馳，兼平下馬，取轡泣諫。義

通評
仲乃轉赴粟津，陷泥濘，春冰滅，馬脛不能出，且自殺。
方顧兼平，箭中額而死。兼平單騎陷陣，苦戰移晷，及
聞敵軍中呼岐蘇氏死，乃啣鋒顛墜，自貫而死。時屬
京師多故，平氏勢漸振，遂臨播津之交，東壁于生田，
爲前門，西壁于一谷，爲後門，中間六七里。左山海，
銳騎十萬，勢吞京畿。然自是西陲皆畔爲源氏，有欲
以戰伐籍口於源氏者，襲教盛。清盛之弟于下妻。在備前
盛遣其子教經，邀擊敗之，其兵走福地。在淡路劫源義
嗣義久。並賴朝從兄弟城守，教經遂拔之，擒義嗣義久，又破

河野四郎于奴田。在安藝降奴田二郎，破天野六郎于
淡井。在泉和屠其城，走白杵二郎，緒方三郎于今木。在備前
當是之時，諸平能冒矢石，陷堅挫銳者，唯教經已。
諸平倚爲重，二月，源軍西下，範賴將步騎十萬，向前
門，義經將一萬，向後門，資盛率兵要義經于三草，爲
襲敗，奔八嶋，義經令土肥二郎實平掃其軍，躬率輕
騎三千，山道赴鷓嶺，嶺當城之北，險絕，暮夜失路，軍
病焉。平山季重請爲前導，義經曰：汝東人之子，惡能
焉。季重曰：名區勝地，詞客默識，敵地要阨，勇夫自諳。

別府小太郎曰縱老馬而隨之則可得路從之果得
路夜舍山中獲獵父召而問焉鶴嶺若何曰巉巖千
仞人馬不通鹿能度與曰能義經曰可也汝導焉曰
老矣問其子曰年十八召而冠之命之曰鷲尾三郎
義久以爲前導後從死于衣川者是也熊谷二郎直
實宵與其子直家謀曰是軍冒險關無殿最不若赴
一谷使人覘季重報曰平山氏介而秣馬其僕馭馬
平山氏言毋以也馬之壽亦不速明直實曰殆後矣
卽與直家馳門于一谷扣關而呼城中不應頃之季

重至復呼於是平軍二十騎闢門而出直實等五騎
駢馬疾擊平軍不支引入季重喪其旗卒馳入壁斬
其讐而出實平軍尋至範賴攻前門河原太郎其弟
二郎先登入壁而死梶原平三以其族入壁出焉失
其子景季乃馳復入平軍景季方陷圍中被髮酣戰
箭梅花自幟所殺無數圍益堅景時潰圍拔景季而
出是日平明義經臨嶺頭試縱鞍馬十數下之或死
或傷能下者三義經曰可也麾師而下砂轉與蹄隨
百步而止半腹其下截然斷崖將士相視失色三浦

義連曰恰是我馬塚耳躍馬先下諸軍瞑目而隨軍
不損一各自以為神已勒轡大噪谷響山應平軍唯
嶺下恃險初不設備乃大驚相踏藉無格者於是放
火焚營諸平倉皇浮于海競乘舟多沈爭舟相殺卒
皆不死於敵而死於舟前門後門戰方酣見中軍火
起亦皆潰直實追擒一將視其粉面涅齒年可二八
問名不告唯言疾取首憫欲逸之顧見追騎在後泣
曰君不免也卒害之既而訪之經盛清盛之子也名
敦盛是日曙前城中笛聲起寥亮動入先登之士莫

不慘然及敦盛死錦囊韜笛在腰直實觀之不覺涕
墜曰齡與直家比直家被創吾心如裂况此乎請歸
其元知盛為追騎所圍其子知章及監物太郎賴方
死之知盛乃脫走及于舟是役也重衡獲焉忠度通
盛教盛之子成盛同經政之子經俊同師盛之子清貞宗盛之子清房同皆死諸平奔屋嶋源軍旋十三日入京獻
俘三月維盛潛出屋嶋變服閒行如于高野遂入熊
野自投海而死或傳入芳野山中以壽終五月初賴
盛之母嘗救賴朝于死而賴盛及其隸士宗清與有

力焉及賴朝舉兵屢以書招賴盛辭每及宗清故諸
平之出亾獨賴盛留京至是如鎌倉乃欲與宗清偕
宗清曰吾縱令不能亾寧忍於德色受報焉其何顏
見東人也不可既至禮遇太厚及還多餽金帛乘馬
諸將皆獻遺焉馬至三百匹既而特復其官階食邑
九月範賴帥師復討平氏進次于藤戶在備前資盛拒
之兒嶋夾海水而陣源軍無船不能攻焉佐佐木三
郎盛綱夜誘土人記淺所殺滅口旦日與七騎先登
踏海實平馳而止之弗顧遂隨之範賴麾師繼之奪

兒嶋走資盛當是之時平氏精銳殲於一谷獨瘡痍
餘燼屏息海隅無復抗氣設使源軍遂躡之立燔矣
範賴懦無謀遊宴度日諸軍解體故平軍復振文治
元年正月義經朝請討平氏退令其衆曰舟車所至
以殲敵爲期不願從者辭去士皆請往二月督諸將
繕艦于福嶋在攝津臨發大風壞艦乃命修艦景時獻
策請造逆櫓便進退逆櫓蓋首尾設櫓進退迭爲舳
艫也義經不懌曰戰有進無退未見敵容豫造北具
乎景時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完師制勝是爲良

將卽恃勇冒進，猪夫爾。義經哂曰：猪那虎邪？吾則不知也。吾唯知能進，勤敵痛快而已矣。景時不能答，諸將相目而笑。景時淡以爲恥，竟以成隙。及艦完，義經下令曰：爲我多具酒食，我且與諸君落飲。乃潛載糗糧器械，夜半卒命發艦。時風未已，篙人弗肯發。義經怒曰：風順，何所懼？伊勢三郎武藏房辨慶持弓矢，徇曰：弗發者死。篙人曰：死一也，卽發時軍有五百餘艦，從者唯麾下五隻耳。景時方寵於賴朝，而好讒，諸將皆憚畏之。故弗從云。十五日，子夜發福嶋，黎明旣達。

于桂浦

在河波

平兵百餘守之。義盛單騎往降之，并其

衆，攻拔桂城，遂趨屋嶋。晝夜兼行，抵高松。

在讚岐

放火

屋嶋軍觀之，驚潰。諸平徒跳上船，白旗旣在後，放火

焚營。宗盛問左右：源軍可幾千萬？荅曰：不過七八十。

宗盛大悔曰：拔其髮而數之，亦不加於我衆耳。能登

氏安在？胡不爲我一戰？教經曰：諾哉。飛舸反之，望見

義經，號而射之。佐藤次信以身蔽焉，應弦而斃。豎菊

王上岸取首次信之弟忠信，射殺菊王。軍交綏，義經

施其所愛馬於僧，以葬次信。馬名大夫驪，一谷之役

通譜
所騎者士視者莫不感泣於是近國武人豪姓初不
從平氏者竝以兵屬義經有一船插画扇於竿豎于
船首距岸百步一女子綠衣紅裙向岸招招後藤兵
衛請選士射焉問孰可者以那須與一宗高對命之
時風暴船蕩搖遂射斷扇數扇颺乎空三翻而墜岸
者鼓箠船者扣舷曷采不止一老軍頓足狂舞于船
亦殪之源軍復呼平軍聲止一人荷盾一人把弓一
人提長刃上岸而罵三尾谷十郎馳之弓斃其馬長
刀擊十郎十郎逃之追手其鏹三失而得鏹斷而逸

乃挂鏹刀梢號曰遠者耳聽近者目視身是惡七兵
衛景清也平兵二百繼焉上岸義經以麾下乘之平
兵卻入舟遂躡之義經失其弓漂蕩波間伸鞭俯扱
隨扱隨流平軍知其大將也回舟爭擊戈矛攢頭義
經左手揮刀且格且扱卒獲弓而復士或嗤之義經
曰吾何愛於弓也吾弓軟弱敵軍即傳視之謂是源
將軍之弓也寧無慚乎會日暝罷軍明日平氏卻軍
義經以麾下從之及之志度浦在讚岐平兵千餘上岸
圍之數重會後軍來援得解阿波民部大輔重能爲

平氏將有衆其子教能爲平氏畧伊豫還與源軍遇
義盛誘而降之并其衆廿三日景時等諸軍皆至平
氏趨引嶋在長門義經會範賴于周防俱追之熊野港
增以戰艦二百河野四郎以戰艦百五十皆來屬焉
於是源軍愈益振戰艦凡三千而平氏艦不滿千戰
有期日景時以後焉無功固請先鋒義經弗許景時
竊罵義經義經怒把刀而起景時亦撫刀諸子露刃
隨其後義盛辨慶等環逼梶原氏諸將救之而解然
景時之憾義經也益淡廿四日大舟戰壇浦在長門知

盛猜重能有異志請斬之宗盛弗聽重能果以其衆
降源軍曰平之良在兵艦華鶴輜重已於是大軍四
萃其兵艦平軍大敗績知盛度不免走而促終二位
尼清盛之妻抱安德帝蹈海而殂平太后清盛之女及大納
言時忠二位尼之兄溺而不死竝獲焉教盛經盛資盛有
盛資盛之弟行盛宗盛兄基盛之子皆負碇相攜而沈獨宗盛其
子清宗不能自決仰天而立人或擠宗盛墜於水清
宗從之然身輕弗沈相顧而游義盛飛舸鉤之并虜
之及內藏頭信基左中將時實兵部少輔尹明僧全

真忠快教盛之子祐圓等皆獲焉。教經射殺敵數十百人，箭竭，抽長刀奮戰，奪舟而前，所向披靡。知盛使謂之曰：「無敵乎哉？多殺何為？」教經曰：「諾。」乃輕甲短刀，索義經，義經急挺身超舟而走。教經不能從焉，戟手罵曰：「孰能虜我者？我且與賴朝語。」安藝太郎其弟二郎暨其卒皆力人也，走就之。教經蹶卒墜於水，雙挾兩人，跳入于海。時年二十八。知盛掃除舟中，其故紙褻衣器皿悉投之海。曰：「吾事畢矣。」負重甲自投而死。平氏亾，源軍凱旋。四月廿六日，入京獻俘。五月，義經領諸

軍以俘還鎌倉。景時馳先入，惡義經於賴朝曰：「反形成矣，且善用兵，收士心，能以一制萬，即入鎌倉，則一谷是已。」賴朝素信景時，乃命關于金澤，勿納義經，使人出取俘。宗盛見賴朝，涕泣乞哀而已。義經在金澤，荐獻誓書，祈入見，甚哀。賴朝弗許，更命復以俘西上。六月廿三日，斬宗盛、清宗于篠原，梟首于京獄。又殺重衡于南都，梟首于般若寺門，以緇徒之請討南都之役也。時忠信、基時、實尹、明僧、全真、忠快、祐圓皆流。十月，賴朝帥師擊義經，次于黃瀨川。十一月，義經出

亾、賴朝聞之、旋師、遣北條時政、以兵如京師、錯置軍
事、時政入京、大搜平氏遺種、悉殺之、孩嬰不脫、都下
童男多濫死、維盛之子六代、年十二、其母攜匿大覺
寺、亦被收、其傳出而巷哭、人或教之、往見高尾文覺
師、從之、文覺嘗有德於賴朝、所請多從、乃見時政曰
請紓其死二十日、則吾面請六代而來、時政許之、過
期不至、時政以六代東還、行至千本、在駿河時政曰、覺
師卒不來也、拽下六代、斬六代、有美色、行刑者體撓
志奪、曰、吾不能矣、擲刀求代、乃更揮劍手、適一人驅

馬東來、出授赦狀、文覺之弟子也、文覺亦尋卒、遂以
六代還京、以爲弟子、号妙覺、至正治元年、文覺謀反
流、而六代遇害、清盛之胤絕矣、

野史氏曰、世人喜稱重盛忠孝兼完之人也、余謂重
盛上不能張王綱、下不能入家姦、尊榮不聞、推讓賢
俊、不聞拔推、徒悲家之弗道、願躬死而不及、難陋矣、
安有於忠孝兼完也、雖然、沒重盛之世、清盛不得逞
其毒、天下望之如父母、卽重盛而不死者、一賴朝其
奈平氏何、夫重盛以眇眇之軀、繫天下輕重、如此其

道言
大也、嗟亦賢矣哉、宗盛黠愚已、東北交兵、目下有一
教經、而不能、用六師土崩事、無可爲、知盛奮然欲死、
於宗祏、而不能從、蓬累狼狽、媮半晌氣息、舉族已赤、
猶祈免死、東西繫辱、至死弗悔、亦獨何心哉、世俗傳、
宗盛非平之種、其母生女、而竊取閭巷小兒相易者、
其如是、安知其不果然、知盛雖無赫赫之業、而其言、
皆足用、豈智者之流與、觀其處死生之際、從容不迫、
自達其義、可謂偉丈夫矣、

終